



本土文本

祝寿

(小说)

□慕烟

江海县原国土局贾局长夫人罗志英快七十寿庆了，这天为寿宴之事，罗夫人召集家庭成员商讨如何操办。

议题一开始考虑的是估算赴寿宴桌数。现任住建局办公室主任的大女婿张有义铺开张纸，拿着支笔准备统计数字，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开了，算下来自家人有两桌，亲戚有四桌。张有义说：“大家估计一下随礼的人数，我初步估计我的单位有十桌人，老爸虽然从国土局退休了，估计也不会少于五桌人。还有你们呢？”

“我单位估计不下七桌。”在文广旅局任副局长的二女婿石辉说道。

“我单位估计也有八桌。”在商务局担任主任的大儿子贾文海说道。

这时在省国画院担任院长的三女婿何光耀走了进来。

张有义问：“何老弟，你怎么现在才来？”

“对不起，我刚开完会，急忙赶来

的。”何光耀抱拳作揖回道。

“那好，丈母娘七十大寿，你们单位会有多少人来庆寿？”

“噉，这事……”何光耀摸了摸头，沉吟半晌，郑重地说道：“丈母娘七十大寿，值得好好庆贺，但是不宜牵动很多人，办得太大影响不好，我老丈人是原来国土局局长，我们都是国家干部，都要考虑影响。”

听了这话，罗志英有点不开心，又不好做在面子上，便问道：“光耀，依你意见，该咋办？”

何光耀说道：“妈，我的意见是就我们儿女自家相聚，人数不必多，但是庆祝活动必须热闹，我们子女每家都要有代表发表祝寿词，出些文艺节目，唱歌、跳舞、诗歌朗诵、快板、戏曲、器乐等等，节目主题围绕歌唱祖国，歌唱党，歌唱美好新生活，祝福寿星健康长寿，形式多样，自娱自乐。”

“这可不行！老妈有多少个七十

岁？”张有义反对。

贾局长拍板：“我同意光耀的意见，我们还是低调点为好，不要讲什么排场，要实惠点，自家人乐乐就行了，宴会就放在这客厅里。菜自己买，自己烹饪，大家动手，丰衣足食。”

贾局长一锤定音，祝寿方案就按何光耀意见实施。接下来就由大儿子贾文海分工，布置室内环境的、买菜的、洗菜的、下厨的、端菜的、祝寿节目预报统计排序的、主持节目的等等，一一分工明细，落实到人。

到了老寿星罗志英生日那天，只见室内装饰一新，屋顶挂起彩带，墙面装饰花卉图案，厅堂正中一个巨大的“寿”字挂轴，两边一副红底金字的对联：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儿女们纷纷送来珍贵的祝寿礼物。因为丈母娘在老年大学学弹琴，大女婿送来一架钢琴，罗志英见了高兴得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二

女婿送来了貂皮大衣、彩绸裙，罗志英也挺满意：貂皮大衣可以御寒，冬天穿上特暖和；彩绸裙可以在公园里跳舞时穿。最后来的是三女婿，他特意带来一幅画轴，打开一看是国画《松鹤长寿》。罗志英挤出一点笑容，心里并不高兴，而贾局长却眼前一亮，伸出拇指夸奖。

祝寿宴会非常热闹，觥筹交错，欢声笑语，儿女们一家家祝寿词文采飞扬，情意浓浓，充满喜庆，节目一个个闪亮登场，歌声飞扬，舞姿翩跹。

生日宴会结束后，儿女们纷纷离开，罗志英立即把挂在堂屋的那幅《松鹤长寿》摘下来，嘴里说道：“不当吃，不当穿，不当用的，要这破纸有何用？这小女婿最小气了。”一把把国画撕了个四分五裂，气呼呼地摔了一地。

贾局长急得直跺脚：“嗨！你就不懂，小女婿送的这幅画才是最珍贵的，你这一撕，相当于撕掉两幢大楼。”

米香·稻草香

(散文)

□孙同林

米香

秋日温润的天气里，新鲜稻米散发出袅袅香气。那天，姐夫喊我去他家吃饭，刚收上来的新米饭。

稻子没收割前，我跟姐夫到田间去过几次，姐夫将身子俯伏在沉甸甸的稻穗前，用鼻子深深嗅着，风一吹，稻穗随风摇摆，仿佛临盆的产妇，沉浸在迎接生命降临的喜悦里。稻子收上来不久，姐夫就把稻子晒干，机出新米来。姐夫家用的还是柴火灶，用柴火煮饭煮粥，新米粥在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泡。姐姐说，浮在最上面的一层是米油，喝的时候不注意会黏嘴。

大米透着香气，在秋的季节里隆重登场。一粒大米，在岁月的天光下，充满了艰辛。从水田里的一粒稻种育苗开始成长，经历了秧苗生长期、栽插分蘖期、拔节孕穗期、抽穗扬花期、灌浆结实期……一粒大米，经历过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一粒大米从种子出发，到颗粒归仓，伴随了24个节气的一大半旅程。从春到秋，一粒粒大米经历了风雨雷电和农人洒下的一滴滴汗水。

我对大米最初的感情，是在乡下的童年。六七岁的时候，母亲帮我收拾起一个小竹篮，叫我跟在姐姐们后面，到收割后的稻田里，捡拾那些遗落的稻穗。

晚上，母亲犒劳我的是一大碗米饭。那是我至今吃过的最香的米饭，是我对劳动成果的享受，是我对大米的感动。

要知道，在那清贫的岁月里，人们吃的是红薯胡萝卜和玉米这些杂粮，能够吃上一顿纯米饭属于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三年困难时期，祖父生了一场大病，两条腿浮肿得下不了地，他自知这次在劫难逃，跟我母亲说，他想吃一碗面条。树皮草根都吃光了，家里哪来的面条？母亲到娘家求亲戚借到半瓢面粉，擀成面，煮了一大碗面条，祖父全吃了，吃出一身大汗来，那浮肿病竟慢慢好了，祖父后来一直活到七十多岁。我理解，在缺吃的年代，面条也是能治病的。有医生分析，祖父是因为吃面条时一身汗，逼出了身体里的湿气。

大米麦面把我们养育着，因为天天吃它，有时我们竟忽略了它的存在。好比身边最亲的人，有时也会模糊了他的样子。

我爱吃大米，是大米哺育了我的生命，一年年的米香，让我健康成长。是米香让我沉稳安静，我对大米有着与生俱来的感恩之心。我把对大米的感情深埋在心里，就像井水蕴藏在厚土之下。而今，我依然靠大米与文字的喂养，希望我的文字，一个字一个字地排列，也像一粒一粒大米一样行稳致远。

米香的香，是深厚大地散发的恒久

之香。我也想从我灵魂的稻田里生长成一株株稻子，稻子加工成一粒粒稻米，给人们带来芳香。

稻草香

秋收过后，大地上散发着迷人的香气。这时节的天空，就像被清水一遍遍冲洗过，空旷深远，蓝得优雅，几朵白云懒懒地浮在上面，在风中迈着慵懒的步子。

脱粒后的稻草被农人堆成一个个草垛，稻草清新的气味里隐含着幽幽谷香。

稻草垛曾被充作“媒人”。舅母就是看中了舅舅家的稻草垛后，才肯嫁过来的。第一次来舅舅家相亲，是秋收之后的。舅母的父亲陪着女儿来到这个地方，老父亲认真地看过舅舅家的稻草垛，又伸手从草垛里拔出几根稻草来，先是拿在手里看，后又拿到鼻子前闻，然后说，就是这家的了，嫁到这家肯定能吃饱饭。一旁的舅母问为什么，老人说，你看这草垛这么大，收的稻谷肯定不会少，而且，这草垛上的稻草一点不生锈，证明这家人勤快。舅母说我听你的。

稻草曾用作燃料。稻草在柴火灶里燃烧，煮出各种美味，燃烧后的烟雾从烟囱里徐徐吐出，成为袅袅炊烟，飘散村庄上空，经过岁月蒸腾，而今成为那些离开村子里乡人乡愁的一部分。

稻草是牛的饲料。当年，我家养了一头牛，干稻草就是它冬天的食物。多

少个冬日，我们没事时就站在牛栏旁边看老牛吞咽稻草，看牛把稻草卷入舌头里慢慢咀嚼。太阳出来了，祖父把牛牵到场院里晒太阳。卧在场院的老牛，在暖洋洋的太阳下眯着一双安详的大眼睛，不一会儿，脖子处骨碌一声，一撮食物反刍出来，牛的嘴巴便咀嚼起来……我们细心地看着，大树的影子不声不响地从我们身上移过。

稻草可以用来铺床。稻草“窝”帮助穷人家的孩子度过一个个寒冷的冬天。那年冬天，我家来了好多亲戚，晚上没地方睡，就打地铺待客。父亲从稻草垛上拔下许多稻草，铺在堂屋地上，一家子人滚在一起，天南地北地聊到半夜，聊得十分开心。早晨起来，一个城里亲戚叫人闻他的身体，他说他身上有稻草的味道，有稻谷的香味。

稻草还做过屋顶。稻草屋顶下曾是乡人安身立命的地方，有一年遇到大风天气，我家的稻草屋顶被狂风掀走，屋里跟屋外一样遭受滂沱大雨，我看到屋顶的那片草盖挂在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上飘摆。前不久的一次旅途，住进一家民宿，发现民宿用的居然是松木加稻草搭建的，令我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又一次在稻草屋顶下睡得十分安宁。

我想，这稻草下的屋子，或许成了稻香、米香和稻草香的结合体，已经酝酿成了稻香酒，让我在这秋夜里沉醉，与大地融为一体。

道纹花梨木，铜柄与铜身之间横隔四瓣形格板，铜身有四棱，根粗尖细。铜身近格处，错金篆书“靖康元年李纲制”一行七字。目睹“靖康”二字，“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念及岳飞的《满江红》，注目闽籍抗金名将李纲所用的铁锅，允生敬意。

往前走，一口硕大的郑和铸青铜钟，诉说着风云际会的航海时代。随着郑和船队下西洋，五彩斑斓的釉色之光照亮了瓷器的外销之路。其间，尤以“中国白”饮誉海外的德化白瓷为盛，远销欧洲，备受青睐。一件明代德化窑何朝宗塑观音立像，堪称经典之作。观音面容端庄丰润，微含笑意，呈俯视状。身着广袖通肩大衣，袒胸垂挂璎珞，双手戴镯，交叉置于腹前，下着长裙，衣褶随风飘动，文静慈祥，娴静若思。通体施象牙白釉，釉面纯净莹亮，如脂似玉。介绍上讲，背部印有小篆“何朝宗”葫芦章、“宣德”方章。何朝宗作品传世较少，弥足珍贵。

此外，“平潭碗礁1号”出水的清康熙青花瓷琳琅满目，宛如新出。尤其一青花缠枝牡丹纹瓷盘，胎质细腻洁净，青花发色浓艳，牡丹簇簇朵朵，芬芳似在釉上流淌。

临走，逛馆内的中国博物馆最佳文创商店，“福来福往”的海丝衍生品很是讨喜，选“丝路帆远福船”带回家，不亦乐乎。

江海新韵



岁末(组诗)

□李洁羽

◎岁末
一棵榉树 开始侧身
面前的马路 开始侧身
岁末绷紧的风弦冒险驶过
最后一张轻薄的日历

一辆辆银灰色的火红色的豹子
奔驰着 它们匆忙 欢欣
而无视深陷落叶的小诗
飘零的跟跑

有归途的人 总是幸福的
就像一个字的墨迹
透出明朗歌果在乡途上勾沉
滑过村口牌楼正指的门

也许村庄屋檐的灯笼
已经挂出心意的表达
也许春联般小径的笔迹拐弯处
会惊讶地遇见旧识的乳名

那么 就让我转身
再抱一抱
不够完美的愧疚
和颜柳体遗传的古训
邀请明月 青瓷供梅
酒盅碰在俚语中重温乡俗
爆竹的礼花 映亮门扉的新联
泛起红军的词根

窗外 再细小的雪花
也会有它的归期与使命

◎黄昏
每到黄昏 你就是一个
沉默的人
掏出草籽一样的叙述
在清风里安放
你停下来
而风 却穿过两旁树林的幽深

一只只蜂鸣诉说着绿叶
丰沛的光泽 小小翅膀
驮着黄昏 在平静的河岸燃起

篝火
就像牧羊的鞭子
躺着看天空的流云
每个人都有自己
幸福的事情

烟岚悬浮半空
暮叶压低两声
晚归的乡路 三三两两路人的

呼声
在一片清脆的麦浪中
得到回音

破旧倒塌的机坊
依旧忆起布谷鸟
划过领空的往事
蜷缩的身影守望著夕阳西沉
不肯将心事与蛙鸣诉说

风吹过来
这泥土的气息 青草的气息

滤去你浮沉的命运
使奔跑的脚步找到落地的根
静静的
在一滴露水里等待星辰

◎下午的鱼
微火煮茶 推书枯坐
书中的人纷纷
沿着一本书的脊缝起身
演绎风起云涌的剧情

沙发 窗帷 吊兰在静虚里悬
着时光
书中的人话题延伸到郊外
使泥潭残飞的车轮
又转回汉字的骨迹
泪怨与笑做着钩沉

我常常在几笔雨意温润的语
气里

去接近湖泊 平静而不免萧索
书中的人把湖水提上岸
在一阵风里摇晃
我接近鱼

常把书中的文字想象成堤岸
坐在一起 有着苇草 炊烟

石桥
与远处荫翳的城市
书桌已无关紧要

面对一叠日渐残损的书卷
墨迹涌现的波纹里
我目光的游荡只是在寻找
星辰的出口
那微弱的光晕

◎月季
惊艳，花瓣像仙子的绸缎
飘过六月透明的玻璃幕帘
楼宇间失去的低语
与霞光的翅膀被一一修复

这是窗前的街道
延伸的另一种方式，犹如
音乐的停顿
等待，六月的空旷更高朗些

左与右，我和你
此刻的距离，仅是几丛花朵
或是一缕芬芳的距离
多年后，从一场雨水的记忆
我们看到无数泪的折痕
被一枚月季的花瓣
在盛放中提起
彼此安慰地走过一程

这路边的独舞者，已锁定
枝头酡红与柔白的用语
打开自己的烈焰
穿越六月紫灰色的晨曦
直到广场的那一边
狠狠地将自己的风姿
在彩蝶炫目的伴飞中
与窗下寂静的一杯咖啡
彼此轻盈地消耗

槭树(组诗)

□宋一枫

一
槭树叶变红
刚好装得下整个秋冬
叶子不大
秋天也刚好铺满园子
一个人走过
就落在那人肩膀
以及走过的路上
一片红色晚霞
一阵响亮的光芒
用生命写了一篇
关于梦想的诗章
诗歌简短
装下了他的山高水长

二
最喜欢的距离
不能相隔千里万里
这里的风景
就在脚力能致
爱一个人
最好在目光之内
双手可及
看着他挖开泥土
栽下小苗
看阳光用缝隙
变成树林。

三
可以用千万种方法
去描写一个人
只能选其中的一种意象
或者写一条小路
或者写一条溪流
他描述了一片森林
雨露滋润黄鹂的嗓音

槭叶摇晃
阳光洒满全身
他在这片森林殉道

四
一岁一枯荣
绿了又红
槭林还是那个
槭林的样子
一月又一月
肥了又瘦
月光还是那个
月光的样子
有一座桥刻意地
守候春的消息
你来了
流水就停在风的脚下
像突然闯进来的少年
一副天真的样子

五
有了槭树
然后才有了他的姓和名
才有了历史
才有了故事
才有
秋风在树下侧耳聆听
去看他
还是去看槭树
槭树就是他
他就是那片槭树林
槭苗发芽
需要一场春天的雨水
远嫁他乡
是秋般的别离